

布老虎 中篇小说

BULAOHU ZHONGPIAN XIAOSHUO



主编 韩忠良 林建法

刘庆邦 = 只好搞树
王 松 = 碎日如尘
须一瓜 = 在神消失的地方
柳 营 = 她们



2003
冬之卷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BULAOHU
ZHONGPIANXIAOSHUO

布老虎
中篇小说

2003冬之卷

韩忠良 林建法 主编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刘庆邦等 200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布老虎中篇小说. 2003. 冬之卷/刘庆邦等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3. 11

ISBN 7-5313-2661-2

I. 布… II. 刘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4990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chunfeng@vip.163.com

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幅面尺寸: 148mm × 215mm	印张: 8.375 插页: 2
字数: 200 千字	印数: 1—15 000 册
2003 年 11 月第 1 版	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常 晶 张玉虹	责任校对: 白 光
封面设计: 耿志远	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16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目 ● 录

只好搞树	刘庆邦 / 1
碎日如尘	王 松 / 67
在神消失的地方	须一瓜 / 116
她们	柳 营 / 193

只好搞树

刘庆邦

儿子有种

据杨公才观察，儿子点灯近来在偷吃嘴。如今家家都不缺吃的，筐里有馍，碗里有菜，箱子里说不定放的还有饼干，想吃什么，随时都可以吃。可以说人们的肚子都是饱肚子，肥肚子，不再是饿肚子，空肚子，用不着再偷偷摸摸往嘴里找巴东西。这里说的偷吃嘴，是指搞别人家的女人。它和字面儿的意思几乎翻了过来，不是往肚子里填东西，而是把好东西吃多了，从里面向外排泄一些过剩的东西。当然，在排泄之前和排泄过程中，你把它和吃嘴挂起钩儿来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因为那工夫嘴不会闲着，会派上一些用场，比如把两个红枣样的疙瘩吮一吮，或用白牙把对方的唇瓣子扯一扯，等等。杨公才的眼睛是很亮的，你说他脑把子上、小腿肚子

上，都长有眼睛也可以，点灯偷吃嘴的事瞒不过他。

点灯搞到的女人是老赵家的儿媳妇，名字叫月荣。村前有一条东西长的护村坑，坑沿有两棵桃树。夏天的中午，附近的人们愿意到坑边的桃树下吃饭，那里形成了一个饭场。一天午后，吃完饭的人们陆续散场了，只有点灯和月荣还在树阴下坐着，一时没有散的意思。坑外侧就是一条路，过路的人要不是特别留意，一般看不见他们。因为坑外沿生长有苇子，苇子从水中到岸上，一层一层，甚是茂密，像是一道绿色屏障。点灯和月荣坐得不是很近，树这边一个，树那边一个，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两个人手里各拿着一只空碗。他们的肚子吃饱了，碗却空了。他们的碗都不算小。既然树下只剩下两个人了，两个年轻人难免互相看一看。他们的眼睛似乎也是空的，要盛一点什么才合适。杨公才知道他们在说话。虽然听不见他们在说些什么，只远远地看月荣的形态，杨公才就断定他们在说笑话。月荣一会儿就笑一下，她一笑就低一下头，头就往两腿之间一扎。有一回，儿子大概把笑话说大了，惹得月荣不光笑，还把手里的空碗举起来，要往儿子点灯头上扣过去。点灯赶紧抵下身子，用手举碗加以抵挡，并表示投降。月荣只是吓唬点灯一下，并没有真的把碗扣过去。杨公才由此看出这两个人行了，有戏了。戏像是刚开头，但这个开头不错，发展下去一定会有好戏。不能说这场戏是儿子挑起来的，也不能说儿子就是主角。一场戏至少需要两个人。两个人互相配合才有戏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互相配合，演出来的戏才更好看。

此后不久，杨公才就发现点灯和月荣的戏有所进展。杨公才在村里开有一个小卖店，隔三天五天，他就要骑上两边带大挎斗的加重自行车，到县城里进一次货。他家离县城五十多里。这天他去进货走到半道，见前面有个人，赶辆小毛驴车，车上坐着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，也在往县城方向走。他认出来了，赶车的不是别人，是

儿子点灯。坐车的女人呢，也不是别人，正是要把空碗往点灯头上扣的月荣。点灯驾起毛驴车搞运输，已经一年多了。有人雇他拉砖，有人雇他拉洋灰，哪里有货他就往哪里跑。他赶起小车走四方，利用毛驴的四个蹄子，赚了一些活便钱，也顺便赚了点开眼，开心。在没人雇他拉货的情况下，他自己也到县城拉点煤炭什么的，卖掉也能赚些运费。杨公才觉得事情不大好办，毛驴车挡了自行车的路。他有心装作没看见儿子，猛蹬一气，把不紧不慢的毛驴车超过去。他骑得离毛驴车刚近一点，就看见点灯正拿鞭杆往月荣的大腿帮子上捣。这小子，大白天的，他都敢拿鞭杆捣人家的腿帮子，若换了晚间，不知他拿什么捣人家，不知他捣人家哪里。还有，狗小子这会儿把月荣拉到县城干什么？难道要领月荣看录像，馋馋月荣的嘴？难道要带月荣下馆子，喂喂月荣的嘴？然后把月荣也当成一块砖，把月荣拿来拿去，搬来搬去？杨公才从自行车上下来了。他站下目送了儿子一会儿，决定今天算了，不去进货了。他把自行车一拐，打了回头。他要是超到儿子前面，儿子和月荣一定会看见他。他骑的是自行车，又不是飞机，儿子光看他的腰，也能认出是他。那样就不好了，儿子和月荣会觉得不好意思，他的后脑把子也会半天不自在。

当爹的摸儿子的筋，一摸一个准儿。从县城回来的当天晚上，杨公才就看见儿子到月荣家去了。他坐在坑边的一处树黑里，说是迎风乘凉，也是想顺便吊儿子的线，看儿子晚上有没有行动。月荣家院子里有一棵高椿树，椿树上有篷喜鹊窝。点灯在月荣家院墙外，用能装四节电池的手电筒往喜鹊窝上照了三次，熄了三次，月荣家的院门就打开了，点灯就进去了。杨公才哑然笑了。他看出来，电筒明那三下子，定是点灯和月荣约定的暗号。他觉得这暗号不太高明，暗号，最好暗着来，那么明亮的电光往空中打，还叫什么暗号。还有，你们到一起做好事，一对喜鹊在窝里，可能也在温

存，你们打扰人家喜鹊干什么！月荣一把点灯放进门里，杨公才像是得到了最终结果，就从树黑下撤走了。他不用替儿子守护，不必为儿子担心。月荣的丈夫到外面打工去了，月荣的一个孩子还小，没人干涉儿子的进出。月荣的公公婆婆倒是还健在，不过他们还住在村中的老宅里，黑更半夜，他们不会到儿媳妇家里去。

是点灯做事情不太机密，也是杨公才低估了月荣的公婆对儿媳的关心，点灯跟月荣好上的时间不算太长，椿树上的那窝喜鹊刚下了蛋，还没孵出小喜鹊来，点灯往月荣腿窝儿里下蛋的事就似乎被村里人察觉了。这天，月荣的婆婆登门找杨公才来了。月荣的公公排行老五，杨公才把月荣的婆婆叫五婶儿。五婶儿胳膊底下夹着一个黑毛巾包，杨公才不知那里面包的是什么。他满脸笑着，一口一个五婶儿，对五婶儿甚是热情。儿子搞了人家的儿媳妇，他觉得应该对人家热情一些。他脑子里飞快转着，想猜出五婶儿的黑毛巾包里包的是什么名堂。看样子，里面包的不像是鸡蛋，人家不像是给他送礼。他不问五婶儿找他有什么事，等着五婶儿自己说。五婶儿说：“你们家点灯，你可得管管了。”杨公才问：“怎么，那孩子惹您生气了？”五婶儿说：“点灯送给月荣一双皮鞋，你知道吗？”杨公才顿时严肃起来，他摇头，说不知道。五婶儿把毛巾包打开了，露出一双大红的皮鞋，红皮鞋是尖头的，还是高跟儿的。特别是那个高跟儿，恐怕比猫鸡巴还细，还长。五婶儿让杨公才看看，说这就是他儿子干的好事。杨公才马上郑重表态，他说：“五婶儿您放心，要是点灯无缘无故地给月荣送鞋，我问出来，一定饶不了他！”但他马上又笑了，说：“有一句话我不当问，您怎么知道这皮鞋是点灯送给月荣的呢？”王婶儿说：“我是听俺孙女儿说的，小孩子不会说瞎话。”杨公才说：“小孩子的话哪能当真，要是你们家月荣托点灯买的呢？点灯成天价在外面跑，村里托他买东西的人不少。”五婶儿说：“就是托他买，也不能买这样的鞋呀，庄稼

人哪有穿这种鞋的，这不是要小鬼儿吗！”杨公才又问：“你把月荣的鞋拿到这里来，月荣知道吗？”五婶儿说：“我不管她知道不知道，反正我不能让她穿这样的鞋，不能让她丢老赵家的人！今天我跟你把丑话说到前头，我还听俺孙女儿说，点灯老往我儿子家里跑，跟月荣呲牙呱哒。我儿子不在家，点灯去找月荣干什么！你让点灯小心着，他要是再去找月荣，可没他的好果子吃。”杨公才低下头，也顺下眼，不说话了，像是被五婶儿的话吓着了。其实他心里一点也不害怕，对五婶儿的话反感得厉害，也反抗得厉害。操，你吓唬谁呢！我把你们老赵家的女人都操着，你能把我们姓杨的怎么样！他把月荣的婆婆叫五婶儿，这不等于五婶儿年龄比他大，五婶儿比他小看好几岁呢。这没办法，他们姓杨的在这个村是外来户，一来就比人家姓赵的低三辈，只能是孙子辈。在姓赵的大人小孩面前，他们家的人也只能装三孙子。五婶儿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，他低着眼，把五婶儿的腿缝子看到了。五婶儿的大腿是滚圆的，腿缝子也不宽。要是把这个女人请到里间屋的大床上，把她的两条腿分开，也能将就用一用。什么他妈的五婶儿五奶奶，把她用上几次，她就会变成他的小母驴儿，想怎么抽，怎么骑，都可以。

五婶儿问他为啥不说话。杨公才眨巴眨巴眼皮，说：“五婶儿你知道我，我最烦这样的事。”五婶儿说：“我是说你儿子，又没说你说你。我知道你是正经人，才让你好好管教你儿子。”他承认儿子是要管教，不管教就上不了套。但他为儿子开脱说：“我觉着，五婶儿您把话说重了，点灯他不敢有那样的想法。您别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月荣是什么样的人，人家是白天鹅。点灯算什么，在月荣的眼里，点灯连个癞头包子都不如，蹦三蹦都够不着月荣的脚面子。您说点灯送给月荣红皮鞋，真是太抬举我儿子了。让我看，我儿子申请给月荣提鞋，月荣都不会要他。依我说，您赶快把红皮鞋包回去吧。要是让月荣知道了，跟您吵起来，就不好了，没事也成了有

事，与谁脸上都不好看。我们家的人倒没什么，本来就没脸面，让人家往脸上刮刮，顶多还是个没脸面。你们家就不一样了，谁都知道你们姓赵的是大姓，家教严，门风正，男的女的都是一本正经。要是传出点不好的风声，对你们家人的面子损失就大了。”杨公才说着，站起来替五婶儿把红皮鞋包上了。一边包，他一边把红皮鞋的鞋面摁了一下，想检查一下是不是真皮。他经常到县城进货，检查货色真假几乎成了他的习惯。他一摁就发现了，这双所谓皮鞋一点皮都没有，是假的，样子货。五婶儿没有马上走，她说：“按你这样的说法，我是没事找事了？”杨公才说：“看您说的，平常日子，我请您还请不来呢。您能到我家来，是看得起我杨公才。我们家的人都是属砧子的，也是垫底子的，是得时常敲打敲打。”他拉开抽屉，拿出一小包包装精美的饼干，放在五婶儿的毛巾包里了，跟红皮鞋包在了一起。五婶儿说：“那是啥？我不要！”要不要由不得你，不要也得给你塞进去。杨公才嘴上不是这么说的，他说这是一种新牌子饼干，香着呢，脆着呢，一到嘴里就化了。他正要送一包给五婶儿尝尝鲜，五婶儿正好就来了。五婶儿要是还看得起他，就千万别说不要的话。五婶儿这才笑了，说：“日他娘，就你这孩子嘴甜。”杨公才心说：“日你！”

杨公才不会跟点灯提高跟鞋的事，他不管儿子的闲事，不打算干涉儿子的自由。相反，他替儿子高兴，觉得儿子很有眼光，在挑女人方面很有一套。他早就看出来，月荣这小娘们儿的确长得不错。月荣的个头儿是不太高，但月荣长得很匀称，很紧凑，很瓷实。你看她的小屁股儿，紧得恐怕掰都掰不开，硬得恐怕摁都摁不动。月荣的奶子是不大，但月荣的奶子是翘巴的，好像一碰就能弹人一家伙。月荣的脸是有点黑，但黑里透的是红，那红是健康红，是自来红。特别是月荣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和那一口细细密密的小白牙，让人一看，就觉得明亮，干净，就想多看几眼。在春天的早

晨，田边河畔会开出一朵一朵野蔷薇。在没出太阳之前，那些野蔷薇也很能抓人的眼睛，让人看不够。月荣就很像一朵带露水的野蔷薇。在看取女人的事情上，农村人不怎么识货，他们以为支书、村长的闺女、媳妇是好看的；识几个字的女人是好看的；有几件衣服的女人是好看的。真正好看的女人，乡下人看不出好儿来，不愿意认可，往往被埋没了。杨公才是上过学的人，自以为能分出好坏女人来。他把村里所有赵姓家的女人一律放在一起，使用的是审视的目光，比较的目光。他把女人身上附带的东西都剥去了，只看取女人最本质的东西。这样做的结果，他就把不被人看好的月荣从女人堆里挑出来了。他没想过，要是把月荣这样的小女人搂在怀里做一把，那是什么滋味，什么劲道，给匹两岁口的、没搭过驹的小母马都不换。杨公才曾想勾引一下月荣试试。他明白自己比月荣大不少，条件不是很过硬，操作起来恐怕有一定难度，付出的代价也要大一些。可想法既然有了，想放弃不大容易，他还是想找个机会试一试。肚子里存了这样的想头，他对月荣总是很友好，一见着月荣，心里就有些跳，小肚子也胀得不行。也是因为他对月荣比较注意，点灯绕着月荣一飞，对月荣一下嘴，就被他发现了。点灯这驴日的，到底是年轻阳盛，眼快腿快，他看准的买卖还没下手，点灯就捷足先登了。不过杨公才不嫉妒点灯。打虎还得亲兄弟，上阵还是父子兵。他跟点灯，谁跟谁呢！一块地虽好，爹种儿种都是一样，当爹的哪能跟儿子争！点灯“种地”的家伙，是他传给点灯的，目的就是让点灯接过接力棒一样的家伙，把地继续种下去。点灯一上来就表现得这样好，他还真有点儿始料不及呢。

点灯自己有房子、老婆和孩子，也有毛驴和车子，已经独立自主，自成体系。杨公才很少到点灯家里去。点灯也很少到他那里去。点灯住前院，他住后院，院门朝一个方向开，出来进去，父子俩碰面的机会还是不少。每次碰见点灯赶着毛驴车从外面回来，都

是他先跟点灯打招呼，问：“回来了？”点灯对他有点爱答不理，只嗯一声就过去了。好像他操了点灯的亲娘，点灯对他有意见似的。点灯跟他无话，跟驴子的话却不少，说话的声音也很大，有时隔着院子，他都能听见点灯在亲切地训斥驴子。这让杨公才心里稍稍有些不平衡，觉得在儿子眼里，他还不如一头驴子重要。这是因为他还把自己摆在老子的位置上，还把点灯当儿子看。他静下心来，换一个角度，把点灯当成另外一个独立的男人看，就对点灯稍稍理解了。男人就是这样，偷偷搞过除老婆之外的个把女人，就觉得自己行了，拥有值得骄傲的资本了，说话办事就开始充大个了。说来说去，男人的自信还是女人给的，还是女人把每一个生坯子男人变得成熟的。没有得到众多女人造就的男人，永远不能算是真正的男人。杨公才想给点灯一点鼓励，这天晚饭前，他点上一支烟，到点灯的院子里去了。点灯正在院子里用铁刷子给毛驴刷毛。毛驴处在退毛期，身上的灰毛退得东一块西一块的。点灯拿铁刷子往驴屁股上一搂，一大片子毡样的灰色驴毛就粘在刷子上了。杨公才问：“驴退毛了？”点灯没有抬头，说：“人换衣裳驴换毛。”他把粘在刷子上的驴毛揪下来，接着刷。他又在驴肚子上搂了几刷子，听不见爹说话，以为爹走了。抬头一看，见爹正对着他笑，无声地笑，眼睛眯成了两条缝儿。爹这种笑法，点灯很少看到，这使他有点发毛，仿佛驴毛不是粘在刷子上，而是塞进他心口去了。他皱了眉头，问爹有什么事吗？杨公才说没什么事。说现在假货就是多。他想起了五婶儿上午给他看的那双红皮鞋。点灯似乎对假货不假货的不感兴趣，说反正他的驴不假，他的驴拉的驴屎蛋子也不假。你他妈的，就知道你的驴。我看你也快成驴了，一条公驴。杨公才差点说出现在皮鞋也有假货，差点借机敲打一下点灯，让点灯知道，他给相好的女人送假皮鞋，不是没人知道。这时点灯的老婆做好晚饭从灶屋出来了，喊了他爹，他才没把有关皮鞋的话说出

来。点灯的老婆白白胖胖的，脸大屁股大，模样儿也说得过去。只是人木讷一些，眼神儿死板一些，手脚也笨一些。这样的女人倒是正好，很适合给他们杨家的人做老婆。要是点灯也娶一个月荣那样的，眼里都是水儿，身上都是戏，不但点灯管不够她，守不住她，说不定还会招一些姓赵的男人到家里来。那样的话，他们杨家就惨了。他、点灯和小儿子都算上，他们家不过才三条枪，而人家姓赵的呢，几百年发展下来，有上千条枪。要是上千条枪都对着他的儿媳妇，儿媳妇如何受得了！杨公才建议点灯把毛驴换成骡子，说骡子皮实。点灯似有些不耐烦，说不换，骡子没用。杨公才听出来了，点灯和他完全不是一个思路，他的思路是让骡子拉车，而点灯说骡子没用，定是指骡子的家伙没用，不能配种。父子俩说不到一块儿，他只好走了。刚走出院子门口，他就听见点灯的驴子噢噢地叫起来。驴子的叫声直冲霄汉，十分嘹亮，跟吹冲锋号差不多，让人一听就有些振奋。杨公才不得不承认，儿子的观点是对的，叫驴是不能换成骡子。

老子也不示弱

杨公才为点灯高兴，不仅因为点灯夜里带着大号手电筒，进了月荣家的门，把月荣干了。也不仅因为月荣长得多么紧凑，多么赢人。主要因为，月荣是老赵家的儿媳妇。只要是赵姓家的女人，不管大女人还是小女人，不管是闺女还是媳妇，只要把她们干了，目标就是对的，就让人解气，解恨。当然了，挑比较好的女人干更好一些，一来儿子不会觉得受委屈，二来把老赵家的花尖子掐一掐，更能灭一灭赵姓家的威风。

点灯不知道，村里其他人也不知道，几年前，杨公才就把大赵庄的另一个女人，赵本家的老婆给睡了。杨公才的原则是，先保护

好自己，再攻击赵姓家的女人。他睡了赵家的女人，还不能让村里的人有半点察觉。根据这个原则，他就选择了赵本的老婆为攻击目标。赵本已经死了，赵本的老婆是一个寡妇。男人一死，寡妇就没有专门的人盯着，就成了无主的女人。寡妇的女儿出嫁了，儿子到城里工作去了，挺大的一个宅院，只有寡妇一个人在家住。这样他到寡妇家里就方便些。仿佛他家里有一个老婆，又在外偷偷娶了一房小老婆，不管他什么时候去，“小老婆”都在家里等他。按辈数儿，他叫赵本的老婆为本婶子。他去会本婶子，从不在夜间去，前半夜不去，后半夜不去，天一落黑，就不再踩本婶子家的门。他懂得，太阳月亮是画好了界限的，一入夜就让人想到那个睡字，要是让人看见他夜里到本婶子家里去，他怎么都说不清了。他打破常规，利用人们在时间上的盲点，都是在白天的午后去找本婶子。吃过午饭，人们往往要休息一会儿，不再互相串门。这时候，他装作从本婶子院子门前路过，一看前后无人，一闪身就进门去了。他不在本婶子家耽搁过长时间，常常是速战速决，一见面二话不说，抓住本婶子的裤腰带，就把本婶子摁到床上去。他所用的时间，也就是借一点东西的时间，或是吃一碗面条的时间。他把本婶子身上的东西借到了，或者把“一碗面条”吃完了，提上裤子，抹拉一下嘴就走了。他对本婶子是放心的。本婶子是个老实人，胆小怕事的人，也是个极要脸面的人。他们两人之间的秘事，本婶子似乎比他还害怕，还担心被人知道。第一回他把本婶子搂住时，本婶子吓得全身直抖，脸都黄了。本婶子抓住裤腰不放松，说：“不敢，不敢，可不敢！”他抓住了本婶子爱面子的弱点，说：“咋不敢，你要是跟我好，我一定好好保密。你要是不跟我好，我就跟人家说你非要跟我好。”本婶子说：“你这孩子，你该叫我个婶子呢。”他说：“我就是个日婶子的，日婶子才有意思。啥婶子不婶子，我给你弄进去，你就舒服了，你就是我的女人，好了，快点儿，乖点

儿。”他用力猛地一拽，就把本婶子的裤子拽下来了。

杨公才对本婶子一点都不爱惜，一上了本婶子的身，扎入本婶子的穴道，他就很下力，很疯狂。好像本婶子不是本婶子本身，是老赵家女人的一个代表，是所有赵姓家女人的泛指，他是带着报复的心理干本婶子的。他肚子里的口号是：“我操赵家的女人！操死赵家的女人！”本婶子怕发出的声音太大，又怕把她家的床墩子撞断，两个人一块儿从床上漏下去，就让杨公才轻点儿，慢点儿。越是这样，杨公才越来劲，动作的幅度越大，恨不得把胳膊把腿乃至整个身体，都给赵家的女人装进去。有一点是杨公才没有想到的，每次做罢，本婶子不但没有埋怨他，没有骂他，还满脸通红，一副很温情很满足的样子。本婶子的儿子、女儿给本婶子捎回的奶粉、火腿肠等营养品，本婶子自己舍不得享用。杨公才每次去了，本婶子都给他冲奶粉，剥肉肠，大概要给他补一下。本婶子现在识号儿得很，似乎也有了瘾头，杨公才一去，她眼里就开始放光，率先就把裤腰带解开了。同时，本婶子头发梳得光，脸上搽得香，好像人也变得年轻了。

发现点灯和月荣好上之后，杨公才不那么满足了，有点改变主意了。他想，要么把本婶子放弃，再物色一个新的目标。要么和本婶子换换玩法，提高一下自己的攻击质量。这天午后，他来到本婶子家里，本婶子把院门、堂屋门两层门都闩上了，自己也到大床上把姿势摆好了，他却待在屋当门，不到里间屋去。夏天的午后，是太阳最毒辣的时候。狗在墙根吐舌头，猪在水洼子里打泥，鸡在土垃窝里喘气。知了好像也热得受不了，它的表现是大叫，天越热，它叫得越凶。而万千只知了叫得越凶，村子里就显得越静。人们在夏天的午后都要睡上一觉，要睡到下午两三点钟才起来。这对杨公才和本婶子来说正是大干的好机会，大战八百个回合，时间都用不完。以往，他们在热天干这种事，都难免会出些汗。有时他们汗水

横流，把本婶子的后背上流得一窝子一窝子的汗水，称得上真正的痛快淋漓。本婶子大概等不及了。她把杨公才叫成老公羊，问老公羊不赶快进去，在外面等什么呢？杨公才说：“别着急，先留着，先留着。”本婶子问他给谁留着。他说反正不会给别人留着。他到里间屋去了，只把本婶子露出的白盘子看了看，仍没有上盘子的意思。他说老在家里干没意思，他想到野地里去干，到庄稼棵里去干。他这种想法是本婶子不能想象的，也是难以接受的。本婶子把裤子重新穿上了，样子有些不悦。本婶子准备得很充分，好比水塘里蓄满了水。不料老公羊把力量拿捏着，不动她了，这让本婶子闪得慌。杨公才建议现在就走，他先走一步，到村西义地旁边的那块玉米地里等本婶子。在那里，杨公才家有一块玉米地，本婶子家也有一块玉米地，两家的玉米地边搭边。这时节玉米长得有人把深了，两个人说是分别到自家的玉米地里看看，他们钻进去走一走，走到搭边的地方，两个人就可以“搭边”。他们午后去那里的玉米地，不会遇见人。人们一般认为，义地是野鬼集中出没的地方。特别是午后，鬼们更加活跃。人们为避免撞上鬼，都尽量不到玉米地里去。杨公才历来不怕鬼，他认为怕鬼的人都是自己心里先有鬼，都是自己吓自己。杨公才还听说过，鬼们最害怕看见男女交欢之事，一看见鬼的眼睛就会瞎掉。所以鬼们一遇到有男女同行，赶紧就捂上眼睛，退避三舍。本婶子说她不去。人又不是狗，不是野兔子，干吗要到野地里去做那种事。杨公才问本婶子，见过公狗母狗在野地里交配吗？本婶子说没见过。他要给本婶子讲一讲。本婶子却不听。他说其实狗很痛快，比人痛快得多。特别是母狗，不痛快够，就不放公狗走。本婶子还说不听不听，“你又不是公狗。”

“当公狗也没什么，你愿意让我当公狗，我就当。我早就想尝尝你的厉害。”本婶子有些走神，样子也像是有些神往。他走到床边，用一根指头在本婶子腰窝里捅了一下，说怎么样，走吧。本婶子还

是说不去。

杨公才曾和自己的老婆在地里干过一次，给他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。那时他和老婆刚结婚不久，还没有生孩子。那天他和老婆在自留地的玉米地里掰棒子。小风轻轻吹着，玉米棵里热气腾腾。他一边掰棒子，一边看老婆。看着看着，他下面就硬得有些受不了。他拿玉米棒子逗老婆，每掰下一根又粗又长的棒子，他就拿到老婆面前，问这一根怎么样。老婆说挺棒的。他把玉米棒子的包皮剥掉，裸露出里面排列着整齐颗粒的金黄的棒子，往老婆小肚子上捣。他一捣，老婆小肚子一收。老婆说他不要脸。停了一会儿，老婆退下裤子，在玉米地里撒了一泡尿。他看见老婆白光光的屁股，闻见沁人肺腑的热尿的气息，再也管不住自己。老婆刚要站起来，刚要提裤子，他上去抱住老婆，就把老婆扑倒了。他想反正是自己老婆，在哪儿干都没问题，怎么干都不算犯法。他把自己的比玉米棒子还要硬的东西，一下子就给老婆顶进去了。老婆大概觉得有些突然，轻啊了一声。他问老婆感觉怎么样，棒吗？老婆不回答他的问题，让他快点流出来，别让别人看见。他说那慌什么，故意把头扭来扭去，左顾右盼。天当房，地当床，玉米棵子青纱帐，小风送来阵阵香，还有蝈蝈在歌唱，杨公才着实痛快了一回。后来，他多次跟老婆回顾那次在玉米地里痛快的情景，一再要求老婆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两个人到野地里再重温一下过去的感觉。老婆坚决不答应。老婆倒没有把他说成狗，老婆说：“你到野地里日你姐去吧！”

你对老婆基本上不抱什么希望了。为了防止姓赵的男人动他的老婆，除了把老婆看得很紧，他还到处散布舆论，说他老婆有病，是妇科病，下面成天价不干净。他成心把老婆说得很恶心，成心倒别人的胃口。他把老婆说成下面有毛病，却一年四季让老婆用一块黑围巾把头包起来，包得像个坐月子的妇女一样。久而久之，他老婆似乎真的有了病态。老婆哼呀嘿的，身体胖得松垮着，脸也有些